

王稼句 著

听櫓小集



听櫓小集

王稼句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櫓小集/王稼句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9.9
ISBN 978-7-101-06836-8

I. 听…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247 号

-
- | | |
|------|---|
| 书 名 | 听櫓小集 |
| 著 者 | 王稼句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¼ 字数 110 千字 |
| 印 数 | 1 - 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836-8 |
| 定 价 | 24.00 元 |
-

题 记

苏州城南，大运河逶迤西来，浩浩汤汤，在我的寓楼前流过。这是千百年来的黄金水道，舟楫频繁往来，舳舻衔尾相接，“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真可见得这座古城往昔的繁华。余生已晚，那渔火樯帆、夕阳篷背的景象，早已看不到了，但还留存在古旧的画卷上，留存在发黄的照片上，尚可借以作一点遥远的遐想。近百年来，大运河依旧繁忙，那轮船，那木排，那舢板，川流环运，昼夜不息。轮船各式各样，最常见的是客轮和货轮，那往往是拖船，客轮拖一只两只，货轮拖数十只，至于拖木排，则一眼望不到尽头，水上声音嘈杂，轮机声、汽笛声和喇叭里传来的吆喝避让声，忽远忽近，此起彼伏，橹声自然是听不到了。

当我移居城南时，这段河道已经断航，那是为了保护古城，沿城墙遗址开辟运河绿化风光带，另外在远郊开凿了一条运河，让过往船只绕过苏州城区。这样一来，水上就静谧而清冷了，微风吹过，波光粼粼，偶而有一只两只游船缓缓驶过，那雕花装饰的船棚里，有时会传来几声昆腔或弦索的叮咚，橹声自然也是听不到了。

橹声是听不到了，但当我在阳台上望见那潺湲流水，往往会想起橹声欸乃的境界，这声音虽然已是依稀邈远了，但仍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在旧时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场景里，悠悠橹声正是一首轻柔宛转的歌。杨柳依依低垂，遮着水面，先是听到橹声，由远渐近，然后“小舟撑出柳阴来”，或是书船，或是笔舫，或是久别了的友人，总是让人心喜的。如果在水巷里，橹声就是水上的市声，少妇推开临河的后窗，将小小竹篮吊下去，秤点鱼虾，秤点菜蔬，或是水淋淋的红菱或塘藕。还有另一种情形，霜天西窗，持卷漫读，橹声悠然传来，如果正好读到白乐天的“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王荆公的“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那可真是情景交融的享受。世道太平的时候，过日子就像是这橹声一样，唧唧轧轧，不紧不慢，安谧里有着生趣，平淡中自有欢欣。

如果坐船而行，橹声更是始终相伴。灯船画舫，花酒相映，丝竹相杂，那时的橹声就不那么清晰了，但凭舷而换岸看花，倚槛而移林听鸟，苏东坡说的“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洵然也是曲尽水窗之妙的。或不是那么悠闲，经商赴考，省亲远游，客船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比起坐车骑马来，实在舒服得多，坐着倚着躺着都行。在那船上，手里一卷书，几上一壶酒，书读得倦了，酒也喝得有点微醺了，这时就听听橹声，聊解水上逆旅的寂寞，就在这橹声里，船在渐行，距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了。有人就特别喜欢听那悠悠的橹声，《世说新语》说了一个故事，王子猷弃官东归，住在山阴，某夜大雪，他半夜醒来，推门一望，纷纷扬扬，天地间一片皎然，不知怎地想起左太冲的《招隐》诗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于是就推托想念时居会稽的戴安道，令仆人安排小船，摇橹前往。天亮时才到达戴安道家门首，他却掉头就走，仆人很是惊奇，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漫天大雪，茫茫无际，天冷得泉涧冰结，山水间哪有什么“清音”，他的“乘兴”就是想聆听这半夜橹声。当然，这个段子的结论是我揣测的。

若在夜航船上，橹声更是悠长而寂寞了。张宗子《夜航

船序》说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说是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人听了感到他的学问真大，颇为畏慑，就卷足而寝。但听着听着，发现士子说的有破绽，便问道：“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答道：“是两个人。”僧人再问：“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说：“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了起来：“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其实那僧人的修行尚欠火候，真还不如一声不语，听那橹声的好，这时悠长而寂寞的橹声，就像催眠曲，如果睡着了，自然也听不到这样的瞎三话四了。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题记	1
说旧书	1
也说常销书	7
新扬州画舫录	12
文夫先生两三事	18
蓝印花布	25
西山的梅花	30
九中杂忆	33
说止庵	44
叶圣陶的《客语》	51
书船	62
笔舫	72
吴兴笔工小志	84

画人沈三白	106
李涵的风俗画	119
《开卷》八年	128
《弱水书话》序	132
《看书琐记二集》自序	137
话说蛙戏	142
柳如是小影	150
红豆庄的前世今生	173
燕园的叹息	199
孙春阳史话	212
后记	220

说旧书

旧书的概念，实在很宽泛，旷古久远的是，隔日黄花的也是，它们的价值悬殊高下，有版本、藏主、存量诸多因素，或贵如瑰宝，或贱如废纸。然而时局的安定或动荡，最为重要，即以苏州为例，辛亥革命时，乾嘉名人钞校本俯首可拾；抗战初期，又有大批珍本古槧散出，价格低廉得难以想象。至“文革”发动，天下大乱，愚蠢之事，累累不穷，真匪夷所思，焚书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书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那时的书，不论旧书，还是问世不久的新书，都成了累赘。抄家的，一纸不留，车载而去，也有当场就在门前点火焚烧，熊熊光焰里灰烬飞舞；不抄家的，有的自觉上交，有的偷偷烧掉，有的半夜里打包装袋扔进河里，也有的依依不舍，就送去废品收购站，或

许尚存一线生机，而收购站收书是秤分量的，凡精装本，都得将硬面的封皮撕去。书的命运，经此一大劫，真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旧书价值陡然高涨，即以北京嘉德的一次拍卖活动为例，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市场价约二万，拍卖至十七万成交；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市场价约三万五千元，但拍卖以二十九万定槌。另外，还有一册宋本蝴蝶装《文苑英华》，虽是残本，但在拍卖会上以六十万起价，终以一百三十万被一位外籍人士所得。没有想到，书竟然会与花园别墅或豪华轿车等值起来。线装古籍如此，民国时出版物也是如此，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阿庚编的《死魂灵百图》起价三千六百元，甚至连印数甚多的张爱玲《流言》初版本也起价五百元。据说，在深圳拍卖的新文学初版本，起价都是四位数。照此算来，如今几位民国书刊的收藏家，都应该是巨富了。虽然拍卖市场和一般消费市场有一定的距离，但旧书的价值正在飙升，它的商品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当然，这与一九四九年后的历次运动，特别与“文革”的举国焚书，有密切关系。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归纳书的聚散有四大原因，“一、受厄于独

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二、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弃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就一九四九年后的情况来说，这四大原因几乎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书的命运，而聚而必散，散而又聚，则又是一条规律。故当浩劫之后，百废俱兴，书自然也是时来运转了。

喜欢买书，且再收藏至一定数量的人，如今都可称为藏书家，各地举行名目不同的藏书家评选，标准大凡如此。古人则不然，并不认为藏书者一定是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说：“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误讹，是谓校讎家，如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邹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

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耿文光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四十二里说：“此亦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讎，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至于掠贩一家，意在渔利，原无关于读书，然其眼见甚广，非读书者所可及。余尝谓读书人宜胜书估，今则反是，似藏书与读书截然两事。”时至如今，更是“藏书与读书截然两事”了，藏书虽多，而从不稍一阅读者，不在少数，有以藏书装点居室显示风雅的，也有以买古刻名钞显示富有的。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在这个茂密的书林里，也不都是纯粹的读书人。至于洪亮吉说的“数等”里，“掠贩家”虽多，专业知识却浅薄得很，与乾嘉时的书估有天壤之差，并且一蟹不如一蟹，其他诸家更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且大都借公共图书馆的收藏，作自己的研究，这也是时代使然。

有人说，旧书将会与字画、陶瓷、玉器等一样，成为收藏的热点，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藏书毕竟是风雅的事，附庸风雅总比赞美粗俗要好。藏书既为热点，买书人和贩书人就“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了，书价的行

情还将看好，也就有经济实力的较量。再说，旧书也有赝品，但毕竟少于字画、陶瓷、玉器之类多多，特别是民国刊本，本来价值有限，做赝本反不合算，至多是伪托作者或藏家的签字、印章而已。由于我既没有收藏癖，又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对于这个收藏热，只能持一种旁观欣赏的态度，就像有人属于爱车一族，但只能羡慕而无力购置，那就订一份《车迷》杂志，煞煞有车的瘾。

我虽然没有收藏癖，但阅肆访书还是隔三差五的事，凡买得一两本中意的书，也很会高兴一阵子。我所中意的书，也就是实用的书、想要读的书，这就未必旧书了，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别集一类，本来校讎不精，鲁鱼亥豕的，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新的影印本也好，毕竟有旧版的面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如中华书局印的《太平广记》，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这对我来说，就是有用。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自然也不及新印的，新印的逼真细腻，与原作更接近。八十年代，书价还很便宜，当时许多笔记、别集还没有新印本，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有的便是当年平襟亚们“一折八扣”的货色，当买得新书，我便将这些旧书尽数送人，当然它们曾经给我

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几乎没有什么旧书，虽然对新文学比较有兴趣，但读的大都是新印本或影印本，因为我不想作什么版本上的研究，如此读读，也就可以了。但正像与一个人的交往，时间久了，就会有感情，想知道一点他的过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此曾在苏州古旧书店的楼上，买过一点新文学的初版本、毛边本，但十几年过去，总共也没有多少本。个中原因，主要还是囊中羞涩，收入与书价总是有距离，收入逐年增多，两者间的距离反倒越来越大，这个收藏旧书的癖好也就难以养成了。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六日

也说常销书

常销书的概念，也因时代而不同。科举尚未废止的时候，坊肆所鬻除制艺试帖外，如《纲鉴易知录》、《诗韵合璧》、《广事类赋》之类，都是“州县书启行篋中物”，而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读物，更是面广量大、持续数百年而不衰，其他如词曲、小说、唱本，也有相当的印数，一印再印，可以算作常销书的。西风东渐，盛行林译小说，再后来就是新派通俗文学，主要是言情、武侠、奇案、娼门等题材的小说，但也只能说是畅销，未能持久。五四以后，新文学小说、散文、诗歌陆续问世，有的名盛一时，印数也就是几千册，远不及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还珠楼主、张恨水们的铺天盖地，自然也不能算常销。民国期间，真正常销的，除影印或

标点的古籍外,大概还是周越然、林语堂编的英语教材以及《辞源》等工具书。一九四九年后,最常销的当然是“毛选”、“修养”等政治性读物,以苏俄小说为主的翻译文学,我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新作,也盛销了较长时间,当然还有普及本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新华字典》等。这有社会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消费局限的原因。

多年来,常销书确实是业内的一个话题,教材教辅和辞书以外,大家都想做一点常销的品种,能持续不断地印一点,最好是每年有印数,每年就有固定的收益。但是难矣,选题既不易得,销售又是问题,况且有些书是依靠出版社的品牌,读者就认这块牌子,如外国社会科学名著,似乎非商务印书馆莫属,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概已有二百余种;外国文化普及读物,似乎非三联书店莫属,《文化生活译丛》,大概已有一百余种;外国文学,似乎又非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专业社莫属。这里有传统选题、策划能力、编辑专业、市场走向、资金投入诸多因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出版社就不动脑筋,纷纷去印“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说,既省了稿酬的开销,又有现成的可以“借鉴”,甚至不请专家重新整理,随便找个本子就印起来,结果施耐庵、